



走过青春

磨砺

马秀元

1969年2月初的一个寒冷的冬日,由于大雪封路,导致汽车无法继续前行。我们16个北京知青下了车,顶着不断飘落的雪花,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,深一脚浅一脚、三步一滑五步一歪地走了十几里山路,于傍晚时分,来到了洛川县杨舒公社南杨舒大队插队落户。

奔波了一天的我们已是饥肠辘辘。掌灯的时候,我们16个同学4人一组,被村支书满红分别指派到老乡家吃晚饭。学金、庆祝、章健和我跟着村民扬印,踏着积雪,在村里三拐两拐来到了他家。只见黢黑的窑洞里,灶台上的一盏煤油灯火苗如豆,光线十分昏暗。扬印婆娘把几碗放了一点点油辣子、少许酸咸菜和盐水拌的面条端给了我们。

当看到老乡的生活如此贫苦,我们虽然饥肠辘辘,但也没好意思放开吃,只吃了个六成饱,就放下了碗,说吃好了。我们七个男生的宿舍是在村西头清芳家的厦子里。厦房很简陋,没有糊顶棚。只覆盖了一层小青瓦的厦顶,瓦隙间露着天。土炕由于没烧火,冰冷冰冷的。炕席上放着几床既薄又短、里儿面儿难辨的被褥,脏兮兮的,异味难掩。由于下大雪,交通不便,我们的行李被褥没能随人到。为应急,这些被褥是村支书动员村民从自家挤拿出一些让我们暂用。

厦子里太冷了,刷牙缸里的水都见了冰碴儿。我们穿着棉衣棉裤,戴着棉帽,铺好薄褥,盖上薄被躺下,不一会儿,就觉身下寒气透肌刺骨,不由得赶紧侧身而卧,缩脖耸肩、屈膝抵胸蜷成了一团。

后来才知,这难眠的一宿,使得老乡被褥里的虱子从此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繁衍生息。

一周后,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远离都市远离亲人的陕北农村,冷冷清清地过了个既无水饺更无炖肉,只有糜子馍小米饭、缺油少菜的春节。春节里,偶尔能得到好心厚道的村民给的一小把、他们也只有在过年时候才吃的“炒干”,那就是意外之喜了。

春节过后,地里的各种农活逐渐忙了起来。我们也跟着老乡拿起农具,学着他们的样子下地干活儿:鞭挖、肩挑牲口圈的土,田边地头打埝筑坝,黄土坡上开荒造田,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送粪肥……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觉得新鲜有意思,干得挺带劲儿。可没过两天,个个都腰酸背痛、筋骨酸软……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我们逐渐适应了这些原始、艰苦的农业劳作。

白天劳累了一天,已是人困马乏。可即使如此,晚饭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,十六个人分成两拨,一拨要绞满一缸水,另一拨要磨出一斗粮食,一天一换班。每天一斗粮食,一缸水是我们十六个人第二天一整天的生活所必需的,再苦再累也得完成。绞水时,得两位男知青配合,一起摇辘轳。另一位女生则要坐在井边双手拽索助力,吃力地从四十多米深的井里将水一桶一桶绞上来。挑水的使出全身的劲儿挑起两大桶水,一担一担地将知青灶房的水缸填满。

遇到农忙时节,白天是没空儿绞水的,绞水都得到晚饭后。村里人多井少,得排队绞水。有时要排到半夜

才能轮到自己,非常累人。

由于村里的牲口少,碾米磨面需要各家各户自己推碾推磨解决,我们知青也不例外。推磨要比绞水更费时费力,也更加辛苦。村里每家都有不用下地干活的女子,白天就把自家的米面磨好了。而我们知青每天只能留一个女生做饭,其他十五个人都得下地干活儿,推磨只能在晚饭后。把一斗粮食磨成面谈何容易!得反反复复磨好多茬箩好几遍。常常是全村的人都进入了梦乡,村里一片漆黑,唯有我们知青的磨房里还闪着微弱的煤油灯光。同学们拖着沉重的脚步,推着厚重的石磨,一圈一圈吃力地转着,手持箩筛一遍又一遍地筛着……当磨完筛净最后一箩面,已是半夜三更,有时鸡都叫头遍了。此时的知青们乏困至极、苦不堪言,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可当我们睡得正酣,清晨又被村头上工的钟声惊醒,赶紧爬起来,穿衣蹬鞋,抄起农具,睡眼蒙眬地跟着村民们下地了。

在日复一日的艰苦条件下,在繁重的农事劳作中,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,皮肤晒黑了,双手磨出了老茧,胳膊粗了,腿壮了,身上有劲儿了。不论是头顶烈日下地干活儿拉车挑担,风雨中抡锹开荒持锄耕地,还是披星戴月绞水推磨,累还是很累,但不再腰酸腿软、畏难发愁,而是面对现实、正视人生、随遇而安。艰苦环境的磨炼,陕北人民的熏陶影响,造就了广大知青坚忍自律、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、积极向上、勇于担当的品质和作风。为我们日后服务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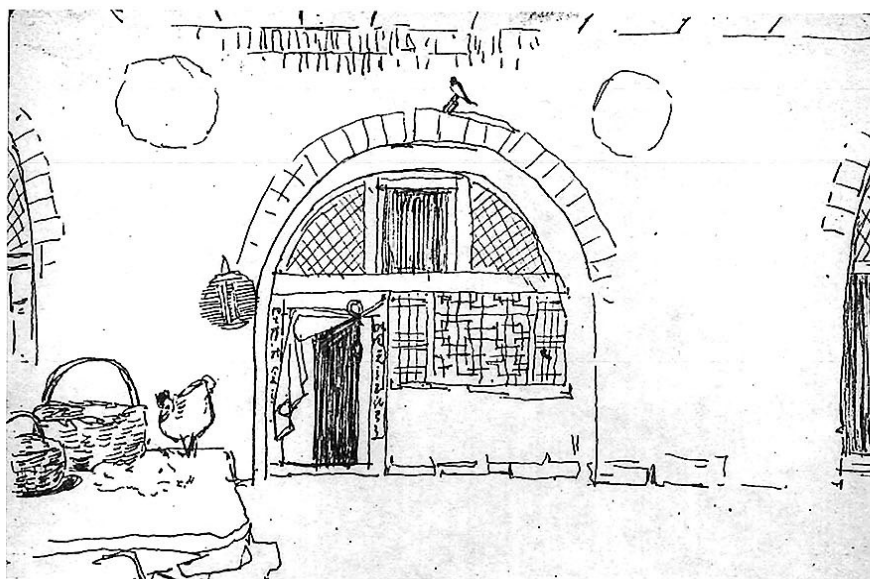
按劳分配



刨洋芋



分玉米



陕北农家

插队五十五年祭

李连科

不能不感叹时光的白驹过隙。不觉中,距离1969年去延安插队已过去了55年。55年,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,然而对于人来说,却非比寻常。从风华正茂走向古稀之年。半个世纪前的那次前所未有的知青大迁徙,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。

55年前,我们这帮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延安插队的孩子,像是做了一场大梦。当年北京站离别的一瞬间,在陕北延安插队的一年一幕幕,至今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却历历在目。

忘不了1969年1月19日的北京火车站,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要远离父母,远离家乡,去一个叫“延安”的陌生地方插队,去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

一列十节车厢的绿皮火车停在站台上,车站大喇叭中反复播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示。车站人山人海,锣鼓喧天。印着“到农村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标语的大横幅挂在车站的最高处。走的,送行的,嘱托的,依依惜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泪水挂在不少人的脸上……

上午10时49分,伴着一声长鸣,列车缓缓开动。那一刹那,撕心裂肺的一幕上演了。车厢里的人,站台上的人,无不痛哭流涕,拉着前来送别的亲人的手,久久不愿松开。

那年我18岁,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,离开过北京。但这次必须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插队。从决定要去陕北插队开始,父母就开始为我准备行囊。棉裤、棉袄、大衣全是新的,就连被褥都是里外三层新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”夜里,我常常看到父母房间的灯很晚还在亮着,他们久久不能入睡。是啊,我长这么大,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,独自远行。这一幕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列车终于驶离了北京站,车厢里一片寂静,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抽泣声。列车驶过丰台,车厢里的人开始骚动起来,有人打开窗户,放飞了一只鸽子。那鸽子腾空飞起,围着列车打了一个旋,朝北飞去。一股惆怅从我心中骤然升起:鸽子还能飞回北京,飞回家,可我们呢?

列车喘着粗气,一路向西北驶去。我突然发现,车厢一角有烟雾缭绕。有人抽烟!真让人诧异。我伸着脖子望去,几个男孩子嘴里叼

着烟,还吐着烟圈。

车厢里热闹起来。毕竟大家年龄都不大,不知什么叫忧愁,什么叫难过。大家相互交谈着,似乎这么一会儿就忘却了刚才与家人离别的痛苦。

列车中途不停车,车过郑州向西北驶去。大约11个小时后,列车到达西安。车厢内的大喇叭中传来了列车员的声音,说列车只是在西安换个车头,告诫我们不要下车。换过车头,列车喘着粗气,继续向北驶去。

接近傍晚时分,我们到了一个叫铜川的地方。我们被告知还要在这儿休息一晚,第二天再坐汽车去目的地。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铺着稻草的地铺上凑合了一个晚上。大家当时的心情都很沉闷,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们吃了一顿白面馒头。我们当时哪里知道,再吃到白面馒头,是在6个月后的麦收时。

随后,十几辆带有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我们附近,车轮上都绑着铁链。一打听,原来延安下了一场雪,铁链是用来防滑的。我们所有知青分别上了车。

汽车像过山车似的,一会儿喘着粗气爬上山,一会儿又滑下坡。我们像箩筐里的煤球一样被摇来晃去。由于刚下过雪,四周的山白茫茫一片,偶尔看见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洞穴。后来有人告诉我们,那就是窑洞,用来住人的。当时我们还纳闷儿:“人怎么能住在山洞里呢?”

中午时分,我们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延安富县。

我们22个人很幸运,被分到城关公社北教场大队。这里富县县城非常近。延绵数千里的太白山脉到我们村戛然而止,村前有一大片开阔的土地。洛河沿我们村呈S形而过。大队种有稻田,河边有20多亩川地种有麦子。上游有一水库,一条小溪沿村边流过,用水十分方便,稻田就在小河边,村中有井和泉水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塬上的同学吃水都很困难,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引来很多同学的羡慕。

陕北的窑洞分为土窑、石窑和砖窑。我们五个人被分到一孔老乡腾置的石窑中居住。石窑里漆黑一团,裸露的石头一块连一块地挤在一起。我们生怕石头掉下来,晚上睡觉都蒙着头。

我们到村里时,正是隆冬季

节。农村农闲,初来乍到,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村里的民情。我们走街串巷,到老乡家做客。老乡们把我们当成贵客,热情地招呼我们热炕上坐。他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食品招待我们。我们也就是在这年春节,第一次吃到陕北过年特有的粘豆包、摊黄儿,还有小麻子。

没过几天,便是春节了。这是我们离家后过的第一个春节。陕北过年非常隆重。虽然那时生活很艰苦,但从腊月起,老乡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。贴窗花儿、摊黄儿、蒸粘豆包,家境好的,还炸油糕,这是陕北人过年的传统。这传统至今没丢,就像我们大年三十要吃饺子一样。

当时,队长亲自下厨给我们炸油糕,可我们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,还闻不惯麻子油的那股味儿,也可能肚子里的从北京带来的油水没耗完。

过了春节,大地复苏,春耕、春播开始了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农民对春天寄予了希望,所以从不懈怠。我们也融入了紧张繁忙的春耕、春播之中,开始体验什么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。

没过多久,知青分了灶,我们三名知青搬到大队书记王明德家,与他家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在此期间,这家人待我们如同亲人,我们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对远离亲人的我们来说,是心灵上的慰藉。

1970年9月,我进了工厂工作,结束了短暂的农村插队劳动生活。

我在农村劳动了19个月。这19个月中,我干过生产队所有的农活:开荒、种地、起粪、拿粪、送粪,稻田里插秧、撒化肥、锄草、麦收,玉米地间苗、给玉米根培土,还在砖窑烧过砖,最后我是从喂牛大队的饲养室中结束插队生活的。从最初来时的彷徨与束手无策,到逐渐与当地劳动人民融为一体,需要身体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,这点我做到了!

说实在的,我很留恋那段在农村的生活,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艰苦,教我们如何去面对;它也教我们走出校门什么都不懂的大城市来的孩子懂得什么叫珍惜,什么叫成长。

回首往昔,片刻的时光,有限的生命,宛若江水东流,一去不返。

“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很多磨难,不吃苦中苦,难为人上人。这是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最大的体会和收获!